



你在

时光深处

夏风颜一著



夏风颜
— 作品 —

你在 时光深处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Heilongjia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http://www.hljmcb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时光深处 / 夏风颜著.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3-2699-7

I. ①你…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0713号

你在时光深处

Ni zai shiguang shenchu

出品人/金海滨

著 / 夏风颜

责任编辑/李旭 张泽群

特约编辑/周丽萍

封面设计/刘艳

内页设计/孙欣瑞

封面绘制/柴十二凉

出版发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150016

发行电话/(0451) 84270524

网址/www.hljmscbs.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93-2699-7

定价/36.80元

自序 / 我们都是被时光爱着的

依然好久不见。

距离这本书出版过去了七年，原版取名《春惜》，是我的处女作。再一次打开它，阅读、编辑，仿佛重走了一遍青春。

白驹过隙，转眼已十年，记得第一次提笔，是在大学校园的图书馆，随手拿了一本草稿本开始写，给小说中的两个女主角分别取了名字——平安和安然。由此，有了她们的故事。

平安是我，安然也是我。如同镜子反射出的两面，她是分裂出来的两个人，一个内敛含蓄，一个肆意张扬。平安代表缺失爱、渴望爱的女孩，安然代表勇敢爱、追求爱的女孩，一个爱得卑微，一个爱得轰烈。无论她们的外表和性情如何不同，骨子里还是一类人，需要爱与被爱，被彼此深深吸引。

写这本书是为了记录青春，而今再版是为了纪念青春。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坐在图书馆里对着电脑敲打键盘的普通学生，渴望出书，渴望更多人看到我的故事；十年后，我已出版了十几本书，有人关注有人喜欢，有人批评有人离去。好的、不好的我都接受，这些是成长给予的最珍贵的礼物。

因缘际会再次出版，是它的时运。它像一个孩子，再一次破壳而出，再一次面对所有人的眼光和声音。我希望无论读过还是没有读过的你，都

会喜欢这部小说，喜欢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他们经历青春，追求梦想，遇到爱情，遭遇磨难，承受命运，蜕变成长。

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总是匆匆遇到一些人，然后仓促离别，来不及说一声再见。我们习惯将对对方的关心藏在心里，羞于说出爱，甚至连一句简单的问候都不出口。慢慢地，我们变成了寡言沉默、疏于表达的人，不敢去爱，承受不住被爱。可是，我们会后悔吗？还是会遗憾？

多年以后，你再也见不到那个人；多年以后，你见到了他，却没有了当初的悸动。

从初版到再版，一去七年，这当中经历多少人事变迁。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生病有人过世，而我，还是那个我，始终孑然一身。从北京到上海，从拖着一只行李箱外出闯荡的女孩到走了许多国家有了自己房子的女人，我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但依然心怀梦想，在风中独行，依然记录着沿途的风景和故事，写下这些文字。

不负时光。我们都是被时光爱着的。

谢谢你们。爱你们。

夏风颜

2018.02.15 上海



001 / 壹 空城
我寻找你，看见天敌。

023 / 贰 流年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067 / 叁 暗涌
仍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神，什么我都有预感。
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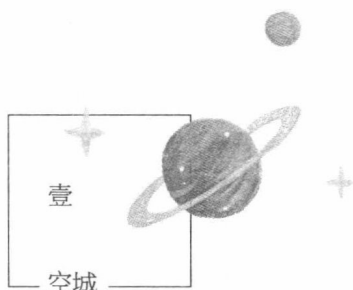
108 / 肆 扑火
爱到飞蛾扑火，是种堕落。

155 / 伍 邮差
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双脚，惹尽尘埃。

185 / 陆 色盲
慢慢踏在我的色盲途中，尽力辨认你方向。

238 / 柒 蝴蝶
给我一双手对你倚赖，给我一双眼看你离开。
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

我寻找你，看见天敌。

1

平安站在灯下，看见她的身影。

她从暗中走来，周身被浓郁的黑包裹，依旧是一袭瀑布般垂坠的长发，刘海整齐密集地遮住额头，瘦削的下巴微微上翘，脸庞洁净，被眼影覆盖的一双眼睛桀骜冷漠，像极了始终驯服不了的鹰。

平安轻声叹息：安然。

这是令人难忘的夜晚，节日嘉年华。在一片欢腾喧嚣的气氛中，许安然出场。四周逐渐安静下来，漆黑一片，迷离的灯光射入主场，

一道笔直的光束打在她翕动的唇上。她闭上眼，缓缓吟唱。

林平安站在阶梯教室最后一排，隔着或坐或站交叠攒动的背影注视着台上的年轻女孩……演出完毕，许安然第一个走出现场。喧嚣与躁动继续，平安面向她离开的方向，现场余热未息，身后传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喧哗与尖叫。她是今晚绝对的主角，即便离开，依然带着全场最激烈的心潮呐喊：“安然！许安然！”

许安然留意到身后的脚步声，微转身体，打量对面的年轻女孩，微微皱眉。

“许安然。”

林平安点燃一根烟。

“林平安。”女孩倏地笑了，昙花一现般迅即与美丽。

她们的相识，源于一部话剧。林平安是话剧社编导，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的音乐剧，急于寻找女主角。许安然是 wind 乐队的灵魂人物，故事的女主角数她最适合。

许安然在走出大厅两三步的地方停下，风吹起她的黑色裙摆，仿佛一片静静流动的洞庭深水，湮没了烟火气息。外面是没有光亮的夜，黑发倾泻而下，遮住细长白皙的脖颈，红莲花隐于皮肤罅隙，随着飞扬的发丝若隐若现。

这是如夜般令人着迷的女子，让人望而却步，却有让人禁不住靠近的名字——安然。

“明晚八点，你到排练室来。”许安然紧了紧肩侧的背包，丢下一句话，快步走下台阶。

2

林平安最初的动心，源于一场梦。

童年时不切实际的幻想，体会梦游时无处依傍的寥落与茫然。夏季高大的香樟树依护环绕，树叶窸窣窸窣在风中抖动，叶片之间留有微小间隙供阳光穿透，或笔直或倾斜，投得大地留下斑驳树影。最喜欢晴朗温润的天气，地上的花草、树木和昆虫受到晨露滋润，阳光普照，新的一天即将到来。慢慢地，太阳升至最高处，洒下一张闪着银片的无形的网，一丝一线无声无息贴合，变作花朵的筋脉，叶片的纹理，树的表层。

叶子细细长长，边缘有瘦削的锋芒，苍郁的绿填满空间。叶片交互覆盖，一层一层，如蜻蜓柔软的身躯叠摞，失陷土地的博大幻象。一点猩红腾然于绿上，分外醒目，六瓣芭蕉扇形的花叶，裹着奶酪色泽，逐步渗透其间。她将指甲印上去，看到覆在上面的阴影。

平安见到濂，甚为平静。后来她慢慢回味，觉得那是一个逃不过的劫。

叔公在耳边轻声说：“这是濂，你的哥哥。”

男孩儿的脸很是平和，周身寻不到一丝青春跋扈的痕迹，仿佛洗尽铅华的归鹤，寻得一处安栖绿湾，于晚阳下孤独站立，便能长长久久，了度此生。双手不禁伸出去，仿若寻得父的辛悲、母的恩慈。

“濂，”她怯生生地唤，“哥哥……”

如此仓促的见面，没有任何预兆，如同置身松散梦境，安然，我觉得我生命里的空断，能被连上头尾的仅有这一次。

黑暗里对着她的背，似在面对一场无功而返的过期旅程。

3

剧本讲的是两个女孩儿在一次派对上相遇，一个女孩儿是观众，与朋友来看乐队走场，另一个女孩儿是乐队的主唱。海报是一张只占得半幅版面的白纸，上面写着两个巨大潦草的毛笔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点缀。

这是林平安的作品，亦如她给人的感觉：独善其身，波澜不惊，像一摊被白底蓝边瓷碗搁置的翡翠绿茶，需用心品，浓了或淡了都不能恰好描出它的韵味。很现实地说，林平安没有朋友。

排练室在教学楼的顶楼，晚上九点，距离熄灯还有一个小时，这剩余的一个小时用来抽烟或者弹一小段钢琴曲，巴赫、贝多芬，有时候是阿图尔·鲁宾斯坦与尚·马龙。她曾在一则札记中看到对尚·马龙的评价，具有难以捉摸且令人在瞬间着迷的特质。

高贵柔和的天鹅绒、荡气回肠的大漠孤烟图、汹涌澎湃的草原激流，这些都是对他音乐与天赋的赞誉。将他的音乐与雅尼、喜多

郎、班得瑞比较，得出与众不同的特质，透露男性的内敛与高贵。

晚风静静地吹，林平安选在这个时间点，是预想到排练时间暂告一段落，打算与许安然聊聊，征询她对剧中角色的意见。安然不肯进组排练，只限定在私人排练室，关灯前一个小时抽出时间背台词，与自己见面。

第三晚，平安终于忍不住问：“明晚可以早一点吗？”

“明晚不用来了，台词记得差不多了。”安然说着点了一根烟，“什么时候演出？”

“后天晚上。”

她点点头，递给平安一根烟：“你明晚带另一个主角来见面，我和她对一下台词。”

“不用了。”平安轻轻吐了一口烟圈，“另一个主角是我。很期待与你合作，安然。”

4

她和濂坐在一个小房间，周围净是大大小小吵闹嬉笑的孩童。那天是亲戚家孩子的生日，濂和她以亲友的身份做客。满桌的令人垂涎的佳肴——水晶肘子、东坡肉、可乐鸡翅……孩子们吆喝着要喝可乐，斟满之后又不知从哪里抱来两大瓶，藏在沙发后面。还有几个动作麻利的已经一手抓着肘子，一手擒着腌制的鸡腿，吃得津

津有味。

濂坐在她的身边，看她低着头不发一言。

“你想吃什么？”濂轻声问道。

没有回应，在问了几声依旧得不到回应之后，濂笑着夹起一只鸡翅放进她的碗中。她痴痴地望着他的笑容。

“濂，你怎么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坐在对面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胖男孩儿，不等濂答话，他又粗着嗓门说，“这小丫头不会是你还没过门的小媳妇儿吧？”

孩子们立刻大声哄笑。

濂只是平静地笑，在孩子们的吵闹与哄笑里俯低身体，轻声问：“安安，还吃什么？”

她没有回应，端起面前盛着蛋糕的托盘，一大块蛋糕被切得方方正正，点缀着各种红的绿的类似樱桃与青葡萄的水果。她托着盘子离开座位，走到方才寻衅的胖男孩儿面前，将托盘举得高高的，盯着对方，突然绽开一个笑容，胖男孩儿看着她，傻傻地不知该如何反应……就在这个时候，她将整盘蛋糕砸向他的脑袋。

她砸完胖男孩儿就跑了出去，濂赶忙跟着追出来。

“安安，”他在身后唤道，“要去哪里？”

平安转身与他对视，她的身后那整齐划一的一排排楼房被刷成统一的白，屋顶覆盖一层排列有序的黑瓦，在白色砖墙的映衬下黑得深沉。笔直的马路因暮色的迫近似一条隐于乌发里的浅色发带。马路的一边，葱翠的庄稼在风中一致服帖，将地面上深深浅浅的沟洼覆盖，制造出一片整洁繁荣的胜象。

濂注视她良久，这女孩儿的内心仿佛住着一个成熟的灵魂，隐忍而暗藏期待地注视着自己。

若如此无声凝望，共置碧水蓝天。

5

她们的音乐剧被安排在最后一场，演出时间定在晚上九点，限时一个小时。之前没有任何宣传，话剧社并不重视，也没有派出人手来张罗帮忙。前一场是连演三天的年度压轴剧，反响十分热烈，今天是最后一场，观众爆满，座无虚席。所有工作人员倾巢出动，打灯光、拉横幅、给演员补妆……距离开场还剩十分钟的时候，宣传人员跑来告诉林平安忘了发宣传单，也没有印票。

平安定了定，环顾四周，平日里熟识的几个社员却不见踪影。回头看见刚进社的新生一副焦急难过的样子，她安慰地拍了拍对方的肩，问道：“有纸吗？”

“有！”对方反应很迅速，随即从包里掏出几张白纸。

“先不要慌。”她清晰地发出指令，“待会儿再拉两个人来，一个负责裁纸，一个在进场的通道口发票。”

“那票呢？”女生不解地问。

平安扬了扬手中的纸说：“就用这个。你去多拿些白纸，与发票的同学分站在通道入口两侧，见到进场的观众就发。”

她迅速将现成的白纸撕成巴掌大小的字条，用黑笔写上话剧与主演的名字，摞成一沓等着工作人员来拿。白纸黑字，亦如海报上

的那两个字——“列衣”。

提前一周向宣传部上报海报的制作样式，那时候尚未确定许安然出演。是在距离公演还有四天的时候，节日嘉年华上，趁许安然演出时拦截发出邀请。想过对方会拒绝，但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这部作品无论如何也不会公演。当初林平安将剧本交给社长过目，并没有对它的通过抱过多希望，却意外得到社长的支持，只许诺公演，社里资源有限，其他支持需要靠自己。

林平安从不与人拉关系，每次社里聚餐总推脱。大部分人加入社团是为了结交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圈子，很少有人加入是为了实实在在做东西。她不知道和她有相同想法的人有多少，本身对结交也没有兴趣。才华理想搁一边，被大众所追逐的是美丽特殊的气质，曾经有导演找她演女一号，被她拒绝了。那位导演在社里非常受欢迎，难免心高气傲，林平安的不买账让他觉得丢了面子，于是利用最擅长的人际关系在话剧社孤立她。

林平安的剧向来由她一手包办，导演、编剧揽一身，对作品精益求精。《列衣》是她付出最多也是最用心的一部。

“林导。”裁纸的女生揉了揉酸痛的手臂，抬起头，犹豫地看着她说，“我觉得不用再写了。我刚刚留意了一下，大部分人接了票连看都不看就扔了……这样做会不会没有意义？”

平安淡淡一笑，女生继续说道：“有人说连主演都没公布的剧谁会看，我觉得，要不把主演的名字写上去，我们也很好奇……”

“噢，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平安弯起嘴角，神秘十足地说，“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

演出当晚，乐队成员发短信催促许安然赶紧来现场。她之前未告诉同伴晚上不去演出，这是她私人的事情。

许安然是这样的人，孤僻、离群，时而表现乖戾、神经质，个人主义至上，不配合、不服从。在她成名之后的一段转型期组建的乐队，因为她难处的性格合作皆不长久。但是，仍然有无数乐队想靠她成名，邀她合作，她答不答应全凭心情，就比如在这个学校做出名堂的 wind，为了她开了原来的主唱，队长只顶个头衔，所有演出走场都要事先征得她的同意。而这次的先斩后奏，完全是因为机会难得，被投资商看中可以借机签约进军摇滚乐坛。

所以队长阿南才会如此着急。许安然有她做事的原则，若强逼反而适得其反，严重的话她会立刻甩包袱走人，谁也找不到。但这次阿南真的急了，许安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接她的人来说，排练室的门锁着，平时她常去的几个酒吧也找不到人……演出即将开始，身为队长又不能擅自离场，阿南气得咬牙道：“我再也不跟许安然合作！”

许安然来的时候，正是前面的压轴话剧接近尾声的时候。她背着吉他旁若无人地穿过大厅一直往里走。经过演出的多功能厅时，站在出口的几个女生见到她，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许安然？她们简直不敢相信。

原本好好看演出的观众听到莫名的喊声，纷纷向出口处张望，却只看到几个小女生傻愣愣地站在门口。片刻的沉默后，有人不耐烦了：“都嚷嚷什么啊，不会真以为见到许安然了吧？”

“是……是她……”终于，有一个女生最先反应过来，指着出口的右侧，结结巴巴道，“我看到许安然拐进去了……”

随即现场爆发出一阵不可思议的嘘声，原本安静的气氛因许安然的闯入一下子炸开。

许安然号称学校最神秘大牌的人物，她有与王菲媲美的嗓子，并且精通多种乐器，她冷漠孤傲的性格、特立独行的装扮、身上数不清的刺青，以及她惹人遐想的神秘背景都是那些从一岁长到十八岁生活的圈子除了家就是学校的普通学生望尘莫及的。在他们眼里，许安然就是用再多言语都无法形容的一个特殊存在。奇怪的是，他们看到同龄的她没有自卑也没有嫉妒，有的仅仅是粉丝对超级偶像的狂热崇拜。

不知谁大声说了一句：“这场结束大家都别走，后面的剧是许安然演的！”

“许安然”这三个字成功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先是持续好几秒的安静，然后尖叫的尖叫、质疑的质疑、掏手机的掏手机……不管消息是不是真的，但有一点很肯定，先前这部热了三天的压轴大剧想要完美谢幕，是不可能的了。

安然见到平安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晚了，还是早了？”

“都不是。”平安摇了摇头，“你来得正好。”

“一路上没见到什么人，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安然从包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平安。

抽烟的时候，安然环顾了整个房间，四周墙壁被墨绿的绒帘覆盖，中间放置一张狭长的桃木桌，上面凌乱地摊了几张写满字的稿纸，是导演的手写剧本。她眯起眼睛，看着斜靠在角落的一面破损

得很厉害的镜子。

与此同时，平安也静静地打量对方的装束，脸上化着烟熏妆，浓密的刘海遮住光洁的额头，穿着一件黑色小西服，配红色T恤，下面穿一条绣着暗青花紋的阔腿裤，配了一双匡威红色经典款帆布鞋。这身风格与上一场演出有很大差别。

有人来敲门。

安然问：“这就出去吗？”

平安点点头，出声示意敲门的人进来。推门而入的女生与许安然打了个照面，“啊”地尖叫了一声，接过平安递来的东西，看也不看就欣喜若狂地跑出去。

两个人相视一笑。

“准备好了吗？”

“当然。”这一次，许安然率先伸出手，“很高兴与你合作，平安。”

平安握住她手的时候，看到角落搁置的镜子。她看到镜子里女孩儿淡淡的身影，仿佛一朵开得稀薄的红莲花，一点点绽放，一点点追溯光的痕迹。

平安仿佛透过这斑驳的衍生出幻象的残镜，看到两个成年女子，浓郁的黑与光洁的白形成鲜明对比，她们被一束光分隔，彼此对望。那束光慢慢变成一条深红的路，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延伸，她们站在既定的区域，分别代表各自的归属与走向……她指着镜子里两道淡薄缠绕的影子，说：“安然，你看，这就是我们。”